

刻在蒼岩上求生求新的血痕——

## 張貴松《記憶的煙塵》讀後

文字工作者 ◎ 謝輝煌



記憶的煙塵  
張貴松著 / 詩藝文  
9505 / 177頁 / 21公分  
250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0379686

張貴松先生自 2000 年起，在 27 個月內，完成了 139 首新詩。他在〈自序〉中說：「它『現代詩』可以『使我』在悲苦中找到快樂。」又說：「《記憶的煙塵》為我留住瞬逝無蹤的人生。」由這一方面可知他感情的水庫已飽和到非洩洪不可的時候了；一方面又可知他感情的曲線上綴滿了酸甜苦辣的淚珠。他惟恐那些「事如春夢了無痕」（東坡詩）的淚珠，無法「留與他年說夢痕」（琦君書名），特趕緊用「詩」線將它們一顆顆地串聯成一掛「記憶的煙塵」。一字字、一聲聲，彷彿叫斷秋風的征雁，刻在蒼岩上記記求生求新的血痕，令人動容。

回到書中，張先生這集作品，是以各種不同的心情，記錄他人生時段中一些內外在世界突出景點。其中有對現實、災禍的批判與怨懟，和自己的感情密碼；有對自然的謳歌和對弱勢的關懷：有對好人好事及人生

愛戀的讚美。總而言之，大致不出「寫什麼」（風、雅、頌）的範疇。而他真正的功力展現，還是在「怎麼寫」的答案上。

一般來說，詩的功用在「表達」，詩的技巧在「表現」。前者重明朗，後者貴含蓄。但因兩者都是以文字為工具，故在實作上常呈彼此互滲的現象。但究竟明朗或含蓄到何種程度？則又往往是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了。例如〈迎新年〉：

「千禧披掛上陣 / 帶來春光的消息 / 鋪陳一夏的喜悅 / 把深秋的哀愁貯藏 / 漠視冬雪的跋扈 / 在世紀的季節裡 / 同行」。

又如〈情難解〉（僅錄首節）：

「我用三國將冬天寫下 / 把該還的人情世債一併記載 / 剩下的英雄 / 就讓他們在枯木之梢寂寞 / 並將水滸的故事上演 / 為孤零的墳塚掛號 / 萬一好漢殺不出施耐庵設計的重圍」。

再如〈突圍之後〉：

「自由突圍 / 靜躺於大樹下 / 聽蟬 / 風在耳語 / 一方斜陽 / 照著蒼涼的眼 / 孤獨爬上心頭」。

這三首詩，第一首是明朗的雅歌。第二首的「難解之情」，的確難解（讀完全篇），就讓它「只許佳人獨自知」（圓悟克勤禪師）了。至於第三首，則在藕斷絲連的詩行間，可悟出一種得即是失的哲思禪意來。即有些



自認為被政治現實或禮教束縛而失去自由的人，經抗爭奮戰而贏得了突圍成功。欣喜之餘，「靜躺於大樹下」，想恣情享受一下這難得的戰利品時，卻猛然發覺自己成了一隻線斷長空的風箏。而一聲如蘇東坡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」的蟬（禪）鳴，突如醍醐灌頂般澆下。接著，又有「風在」飛短流長的「耳語」，和「斜陽」芒刺般的冷眼投射過來，更驚覺到這「自由」之身是多麼始料未及的「孤獨」與「蒼涼」。準此，這應是一首嘲諷未能隨緣、隨遇而安的醒世之作。而論詩藝的成就，則在前兩首之上。

「怎麼寫」的另一課題，是詩中素材的取向。這在張先生的詩中，可用「古今中外」來概括。如：〈五十年〉的「小李詠嘆錦瑟的五十根琴絃」；〈唱片與我〉的「比起玲瓏的CD / 你的聲音已經顯得蒼老」；〈情難解〉的「靈山裡住著聖經」；〈悻恆〉的「雨劍劃破畢卡索的皺臉」；以及詩題中的「瘞鳥」、「秋驩」、「非臉物語」、「秋天的披薩」、「相對論」、「十分之一」、「？」……等是。

以上所談張先生的「寫什麼」及「怎麼寫」，基本上是當今華文詩裡共有的「法相」。張先生的獨特處，還是企圖在新詩正處發展瓶頸的現實下，想殺出一條能滿足其使命感的求生求新的血路。其中尤以鑄詞最為突出，如：

「酒泥」、「雲襪」、「交坎」、「悻恆」、「跳紅」、「夕紅」、「芻雲」、「停雲」、「懶陽」、「花殤」、「花灑」、「空勢」、「朔朔」、「馨陽」、「燦綠」等三十多組（其中的「坎」、「恆」是卦名）。這些新詞，可說都是張先生在深耕的國學基礎上，運用聯想和想像等邏輯思考及修辭技

巧，花了不少心思才研發出來的成果。

張先生除積極地致力刻古雕今的鑄詞外，在打造詩句及詩形方面，也展現了旺盛的企圖心。前者，除在前文所摘引的詩句中可窺其一斑外，現在再順手摘錄一些比較新鮮的詩句如下：「乾卦緊盯著坤卦」（〈遙想四帖·雷〉）；「缺了半邊倚（犄？）角的光速」（〈成長的故事〉）；「尋找風的本然卦位」（〈靜的告白〉）；「誰回頭摘下光速的平方將相對論處決」（〈寫給寂寞二十一行〉）。

後者的「成品」，如〈夢回九二一〉（僅錄首節代其餘）：

月圓 人好 花美  
屋 毀橋  
倒命 斷  
穿梭在山谷裡的晚風  
再也找不到棲息的巢

以上三方面的「求新」成果，平情而論，是「立足既往，放眼未來」的大膽嘗試。至於成敗得失，就讓它去「言人人殊」了。

綜觀張先生這集作品，對「為何寫」、「寫什麼」及「怎麼寫」這三個創作上的問題，都提供了一些具體答案。而在抒情和取材的面向，也有他學養的深廣度。但最可貴處，是在為新詩尋找生路的使命感。然而，似也忽略了「新不一定美」的客觀事實，如前文所引的一些掉書袋的新詞、新句等是。惟張先生的「多讀」（現仍在中文研究所「坐科」），和勇於求新的精神值得肯定。因為「多讀」是「立本」，而作品經過這次「市場機能」的體檢後，對其今後的書寫策略，定有正面影響。一旦書寫策略轉型成功，則極目千里的旖旎風光，必將出現在我們的眼底，何妨拭目以待。